

# 九晝夜頑強抗敵 喊殺聲今猶在耳

# 血戰之驢嶺 逾萬人捐軀



■ 驢嶺村現貌。張帆攝

**血戰之驢嶺** 二之一 從河北井陘縣城微水向西19公里，天長鎮西側4公里，在井陽公路（307國道輔路）邊，遠遠就能看到一座鏽跡斑斑的鐵橋，鐵橋後有個依山而建的小村落，名為乏驢嶺村。乏驢嶺，由於其地理位置特殊，扼守冀晉險要，自古以來便是兵家必爭之地。這裡發生過大大小小不少戰役，除了百團大戰外，它還經歷過抗元、抗清、八國聯軍法軍侵華、晉奉軍閥大戰，但戰況最為慘烈的，還要數1937年原楊虎城部38軍17師的「血戰乏驢嶺」。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走進這個小村落，詳細了解了這一段鮮為人知的浴血抗戰的歷史。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 許永峰介紹戰役經過。張帆攝

**要** 進入乏驢嶺村，只能經過這座鐵橋。而鐵橋是1905年由法國巴黎DAYDE & PILLE公司承建，採用的是19世紀流行的鍛鐵技術，和越南的「龍橋」鐵橋、法國的巴黎鐵塔使用的是同一種技術。

## 一寸山河一寸血

內地著名作家劉千生是土生土長的井陘人，對於抗日戰爭史研究頗深，在他的介紹下，記者得以了解到如今還鮮為人知的這場血戰：國民黨38軍17師趙壽山將軍率部激戰九晝夜，13,000人的部隊殺到最後只剩2,000餘人，近萬忠烈永眠太行；寧死不降，百餘壯士跳崖捨身取義；全師旅以下幹部，僅剩旅長一人、團長兩人，營長以下長官不及三分之一……他說，17師趙壽山部近萬名將士血灑井陘，真乃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時

至今日，17師英烈陝西「楞娃」的喊殺聲猶在耳邊。

井陘縣南峪鎮退休的人大主席許永峰是乏驢嶺村的女婿，退休以後，在他的努力下，村中建立起了有關那次血戰的陳列館，他也當上了義務講解員。每當有遊客來到村中，他必會將那段歷史娓娓道來。已經65歲的他，身體依然硬朗，爬遍了周邊的大山，找到了無數抗日烈士的遺骨，人稱娘子關戰役遺址「活地圖」。他帶領記者轉遍了周邊山上的抗戰遺跡。雞架山、好漢寨、雪花山、照天梁……每個地方都有中國軍人浴血奮戰的故事，一些救助傷病的坑道裡，記者還能發現一些烈士們的白骨。

在他們的幫助下，記者可以深入了解到此次血戰的全貌，記錄下中國軍民抗戰史中尤為悲壯的一幕。

# 陝西「楞娃」突襲 驕橫日軍敗北

1937年10月，石門陷落後，日軍長驅直進，僅以其第20師團之一部向娘子關進攻，川岸文三郎妄圖以一己之力首立「奇功」，他們想不到，還沒到娘子關「戰無不勝的大日本皇軍」就受到國軍的迎頭痛擊。面對日軍凌厲凶煞的鉗形攻勢，閻錫山也不得不親自坐鎮。10月6日，閻錫山、衛立煌和傅作義及朱綏光，從忻口前線返回太原，與周恩來和從南京國防部空降的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黃紹竑共同制定娘子關保衛戰計劃。

國民黨中央軍和陝軍5個師共10萬餘眾，在這麼長的戰線上，無疑乏驢嶺是重中之重。17師指揮部就設在距娘子關10公里的乏驢嶺村。前陣地部署在井陘縣城西南的雪花山，與隔綿河相望的荊蒲關西山形成對應的鉗形峽口，扼守正太鐵路和隨河蜿蜒的井（陘）陽（泉）古道。

乏驢嶺左翼是馮欽哉的第27路軍，負責佈防井陘礦區西部至平山六嶺關各隘口，右翼是中央軍第三軍曾萬鍾部，負責佈防舊關、昔陽九龍關至贊皇馬嶺關各隘口。孫運璿率其主力部隊27師做為總預備隊。此時，八路軍129師也已潛入井陘準備側擊日軍，與娘子關戰區守軍配合機動作戰。趙將軍在戰前動員會上斬釘截鐵地說：「去年西安義舉是為了請纓抗日大計，今日天遂人願我們站到了痛擊日寇的核心陣地上，服從命令為國盡忠是軍人天職，任何人勿生他念，後退者斬！」

12日上午，日軍20師團第39旅團77聯隊1大隊千餘人已開始向雪花山守軍陣地發起衝擊……

## 雪花山陣前敵屍遍野

守衛雪花山102團的官兵集中所有的輕重火器，拚命向螞蟻一樣仰攻登山的敵人射擊，中彈之敵像成片秋天驚成的穀草捆子，翻滾嗷叫着滾落山下。雪花山的地勢特別有利於防守，日軍激浪式的第一波攻擊很快被打退。第1大隊的日軍接連又組織了幾次衝鋒，均未奏效，戰至中午，雪花山陣地前的敵軍屍橫遍野。

13日傍晚，趙壽山帶隊，從98團、102和101團各抽出一個營分三路出擊。左路102團2營向敵已佔領的井陘縣城實施佯攻；右路98團團長張際春帶領一個營，於晚9時消滅了突入劉家溝、長生口的大部日軍；中路101團團長張桐崗率領的3營戰果最牛，乘暮色悄悄接敵，幾百個正在休息的鬼子兵還未睜開眼睛，就被疾雨狂雹般的機關鎗和手榴彈送回了富士山老家。

激戰半夜，張桐崗率領的3營連下石板片，板橋、朱家川和井陘南關火車站，繳獲了山炮、野炮、機槍、騾馬等大批武器和軍用物資。自從與鬼子交手以來，都是被鬼子追着屁股打，17師的將士們從來沒有像這樣凌厲痛快過。驕橫無極的鬼子兵第一次被趙將軍帶領的陝西「楞娃」殺得屁滾尿流。



■ 時任國民黨38軍17師師長趙壽山。本報河北傳真



■ 日軍《支那事變畫報》第8輯，報道入侵井陘的情況。本報河北傳真



■ 雪花山地勢特別，利於防守。張帆攝

# 共產黨連長率70人堅守全部犧牲

102團團長張世俊本來是堅守雪花山陣地的主將，趙壽山分配2營打縣城的任務也只是佯攻。然而一時糊塗的張世俊也不經請示堅持要隨2營出擊。主將離位後，留下一個營經歷兩天一夜的激戰也放鬆了警惕，自恃佔地利優勢疏於防守。另外鬼使神差的是營長魏炳維看到我軍三路出擊大勝，也不經請示帶兩個連下山去追繳敵人物資，塌天大禍便由此鑄成。日軍乘機偷襲雪花山成功，等守山部隊發現是鬼子摸上山時，敵人已佔先機。經過頑強抵抗後潰退下山。只有1連長共產黨員張登第率領本連70餘人至死不渝，全部壯烈犧牲。

戰場這個東西就是如此弔詭，勝敗就在轉瞬之間。

趙壽山急紅了眼，面對垂頭喪氣的愛將張世俊破口大罵：「因小失大，腦袋長到屁股上了吧！」從後半夜到天亮，趙壽山親自督陣，連續組織12次反攻，均以失敗告終。14日早晨，日軍又大量增兵雪花山，集中炮火轟擊進攻的17師部隊，並有轟炸機趕來制空助戰，奪回雪花山陣地已毫無可能。趙將軍沉着臉發佈命令各團撤退轉進乏驢嶺南北陣地，進行第二道屏障的防守作戰。

趙壽山率部退守乏驢嶺安排佈防後，趙將軍17師以乏驢嶺村為中心，分為南北兩個陣地片區，兩片陣地呈犄角之勢，死死卡住了石太鐵路和井陽古道。整個17師的佈防陣地，恰似一條昂首振翅的巨龍，要與東洋鬼子一決雌雄。

雞架山主陣地的戰鬥一開始就進入了白熱化狀態。

日方華北方面軍司令部的戰報也不得不承認「井陘附近之敵頑強抵抗，戰鬥沒有進展。」

趙壽山將軍師指揮部的位置設在南北兩個主陣地的結合部乏驢嶺村中間，沿着山背小徑不分晝夜將軍就往返於兩大陣地之間，掌握戰況指揮協調。因其部署得當指揮有方，將士們同心拒敵捨身用命，連續惡戰九晝夜，17師的鋼鐵防線讓日寇拋下了幾千具屍體而只能望娘子關興歎。

## 陝西戶縣幾乎「家家設靈堂」

戰局的進一步惡化和防線動搖始於乏驢嶺右翼第三軍曾萬鍾部防守的舊關。敵人的意圖是乏驢嶺這個硬骨頭不好啃，利用舊關這個突破口向北延伸突進。黃紹竑急令曾萬鍾軍長組織反擊，不惜代價奪回舊關。雖然曾萬鍾的第三軍組織了無數的反攻血戰爭奪，終因日軍增援部隊源源不

斷，舊關仍陷敵手。

乏驢嶺久攻不下，日軍10月18日又派兩個聯隊加入攻擊，攻勢越加兇猛。儘管敵人進行了毀滅性的攻擊，17師將士利用半山腰的坑道繼續堅持。敵人佔據了照天梁，居高臨下向雞架山主陣地俯衝掃射。趙壽山親自督陣的主陣地三面受敵，仍舊血戰不退。戰至下午1時許，彈藥消耗殆盡，連山上所能搬動的石頭都砸向了敵人。主陣地團長翟濟民身負重傷，營以下軍官傷亡27人。趙壽山整理殘部，包括師部參謀衛隊不足百人。下午2時許，將軍忍痛含悲下達了向山西平定縣神靈台撤退轉進的命令。

十七師在乏驢嶺血戰九晝夜後撤出戰鬥。此役，數千名英烈的遺體散落在雞架山、東溝掌、馬嘴梁上。此戰過後，陝西戶縣幾乎「家家設靈堂，戶戶掛白幡」，祭奠戰死的親人。

# 侵略者淒慘收場 2.5萬官兵剩785人

作為日寇17個常設師團的20師團無疑是侵華的一支勁旅，是「七七事變」的發起者，佔領平津後，他們在南昌打敗中國軍隊，隨後又幾乎勢如破竹地拿下河北，後來又參與太原會戰的娘子關戰役，一時間風光無限，是日軍的十大精銳師團之一。1942年年底，第20師團被派往太平洋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前線，由此

開始了悲慘的命運。在美澳聯軍的夾擊下，1945年7月25日，日軍第18軍司令官安達二十三中將下令「全員犧牲報國」，但之後不久日本就無條件投降了。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登陸時，第20師團有25,572名官兵，而投降時只剩785個連槍都舉不動、瘦骨嶙峋的殘兵敗將了。

